

綱鑑會纂卷之二十五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唐紀

順宗皇帝

名誦德宗太子在位一年傳位太子純自稱太上皇未幾崩壽四十六○帝不幸嬰疾奸邪肆志而能委冢嗣

以安社稷足為賢矣

○乙酉二十一年

順宗皇帝永貞元年是歲順宗即位八月傳禪雖不踰年改元非得已也

春正月帝崩太

子即位○

鑑時

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

昭容牛氏侍左右

昭容婦官名九嬪之一漢武帝所置唐因之

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

范

氏謂德宗將沒不能屬宰相以社稷故太子既立二十餘年而宦者猶有他議衛次公特以章詔得至禁中遂沮其謀不然幾有趙高之事矣

德宗有平一天下之志

德宗大弊有三

王叔文事權中書

范華陽曰

德宗即位之初銳然有乎一天下之志四海之內以為不

息藩鎮二日委任宦官三日聚歛貨財夫志大而才小心福而意忌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而欲削平僭叛剋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頃膽破惴惴畏姑息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專任宦者愚其窮窘則聚歛措刻甚於初矣是以藩鎮疆而王室弱宦官專而國令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此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

胡致堂曰

順宗自去年九月風瘡長子廣陵王淳年二十有八矣英

有託矣而貪有其位不肯早決唐之不亡幸也

鑑以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起居舍人大抵計事叔文依伾

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

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

叔文首引執誼為相已

外黨則韓泰柳宗元

劉禹錫等主承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

其門晝夜如市

曰管曰葛憫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其門晝夜車馬如市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

丁南湖曰

必不久也必不久也伋文濤見本不足責獨恠宗元禹錫以文各世

豈不明理識時而忍為之黨哉蓋權利迷人凡文士多遭其溺若班楊之屬皆是也

大赦罷進奉官市五方小兒○赦天下諸色道負一切蠲免常貢

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事為人患者如官市五方小兒之類悉罷之上在東宮皆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

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

書未至卒惜之也

○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群

京師

臣以微譴逐者不復敘用至是始得量移追陸贄陽城赴京師二人皆

德宗十年無赦

未聞追詔而卒贄之秉政也貶李吉甫為明州長史及贄貶吉甫徙刺

忠州贊門人以爲憂而吉甫欣然以宰相禮事之贊遂與深交吉甫竊
鋤之子也韋皇屢表請以贊自代不從

胡氏曰

十年不赦美政也而德宗之不赦福
心也孔子惡似是而非者謂此類也

唐荆川曰

三代人才皆從心性上磨鍊故其經綸參贊之業不出
庭而得之後世反躬之學不傳而其所以經綸於世者率

亦疎鹵求其繫國之輕重如孔明李泌陸贄之徒則其於道雖未醇
而本其天資之所暗合亦往往開誠而不欺恬澹而少欲其經綸雖
未盡出於道而竭其才之所及亦往往淵源而有本濶大而無漏固
非謙讓然功名自喜者可以跂而望也

綱以杜佑爲度支等使王叔文爲副使○**綱**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職在

手則可以結諸用事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先令杜佑主其名而自除爲

副以專之叔文不以簿書爲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爲

范氏曰

杜佑以舊相不耻與小人共
事而爲之用其可賤也夫

綱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

初名淳更名純

○百官覩太子儀表大喜相賀

土叔文獨有憂

感泣者而王叔文獨有憂色先是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

色黃裳十

年不遷及其婿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群臣請太子

年不遷

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

黃裳請太子監

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

國令先生

陸質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

義

義耳何為預他事質懼而出質即淳也避大

祭歿

按唐書陸所明春秋師事趙琰盡傳一不

講經何為預他

學門人以質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私共謚曰文通先生

事

胡致堂曰

陸淳有功於春秋而名在八司馬之冠乃因太子之怒不

陸淳有

對而出一何悖哉蓋窮經旨而不歸之理義則經必不明

功於春

索理義而不歸之於心則理必不得心不得理則心也理也經也

秋

風馬牛之不相及也然太子所謂講經何預他事亦失言也善誦經

名在八
司馬之
冠

索飯同
食閣中

義者必以今世之事泰之然後其合否可斷
淳學不洽心心不自正是以罔知所對耳

綱賈耽鄭珣瑜病不視事○目耽以王叔文黨用事惡之稱疾不出故

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叔文至中書欲見執誼直省以舊事告

省中

當直之吏以故事告覆叔文怒叱之直省懼入白執誼慙赧起迎叔文就閣語良

久叔文索飯執誼遂與同食閣中杜佑高郢心知不可而莫敢言珣瑜獨嘆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等益無所忌

范華陽曰

賈耽鄭珣瑜爲相碌碌無補然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耻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聞哉

綱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目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

文驚曰叔文日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

三五日
一人翰林

即為疏請乃許三五日一人翰林叔文始懼

綱韋臯表請太子監國○**臯**上表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

監庶政又上太子牋請奏聞王叔文等過惡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則

四方獲安俄而荆南裴均河東嚴綬牋表繼至意與臯同而邪黨震懼

發明

韋臯功業素著遠伸正議既而諸鎮效之未幾太子監國而宗社莫安有功於唐多矣

綱八月帝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貶王伾為開州司馬叔文為渝州

功於唐

司戶

伾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

韓昌黎曰

順宗之為太子也留心藝術善隸書德宗工於詩每賜大

臣方鎮詩制必命書之性寬仁有斷禮重師傳必先致拜從幸奉天賊泚逼迫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戰督勵將士無不奮激德宗在位歲久稍不假權宰相左右伴臣如裴延齡李齊運韋渠賁等因間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陷陸贄張滂輩人不敢言太子從容論諍故卒不任延齡渠賁為相當侍宴魚藻宮張水嬉綵服雕靡官人引

天下陰受其賜

憲宗却

貢獻

朕所寶

惟賢

綱鑑

卷二十五

舟為擢歌絲竹間發德宗權甚太子引詩人好樂無荒為對每於款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惜乎宸衷踐祚近習弄權而能傳政元良克昌運祚賢哉

綱太子即位是為憲宗○目昇平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

遂却之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名耳所以春秋

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珍禽奇獸亦毋得獻

綱西川節度使南康忠武王韋臯卒南康隋之郡名今贛州府○目副使劉闢自為

留後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徵為給事中闢不受徵阻兵自守按唐書臯善拊士卒

厚恤其民臯沒蜀人德之見其遺像必拜○十二月以劉闢為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

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諫議大夫韋舟上疏請誅之乃以為西川節度使

綱始令史官撰日曆○目從監脩國史韋執誼之請也書法志時附之

之各始
見於此

胡致堂曰

李義甫許敬宗不許史官聞使後事嫌尋又令宰相撰時

加是政而潤色焉爾天下有公是公非不為言語文字可以變移

憲宗皇帝

諱純順帝太子在位十五年為宦官陳志弘等所弑諱

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唐之威令幾於復振足為中興之主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惜哉

綱丙戌元和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

綱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鑑闢既得旌節志

益驕求兼領三川三川謂東川西山南西道也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梓州州名屬四川道

○目推官林蘊

莆田人力諫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

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頭豈汝礪石

林蘊忠

烈士

問仕黃

裳請討

劉闢專

以高崇

文將兵

勿置監

軍使何

如

邪闢曰忠烈士也乃黜之○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

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慝書生慝步降反愚也取之如拾芥爾臣知

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

擒上從之戊子命高崇文與李元奕嚴礪同討闢上與黃裳論及藩鎮

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餘節帥有物故者物故謂死也言同於鬼物

而故也一說之欲斥言死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

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旌鉞旌者旌幢也鉞者大斧也行節制者持之未嘗有出朝廷之意

者陛下必先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

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西河皆黃裳啟之也劉闢陷梓州執

節度使李康二月嚴礪拔發明憲宗本紀之初劉闢反叛帝能聽用杜劍州斬其刺史文德

黃裳請
以法制
藩鎮

憲宗處

置得其

理

帝王勞

逸得矢

何如

明主勞

於求賢

而逸於

任人

虞舜所

以無為

而治

克成都由其所以處置者得其理故也觀綱目所書既簡且明則知憲宗中典之氣象有自來矣

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

何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風夜憂勤故不可

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

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

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

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秦紀以衡石程書日夜有程注云衡稱衡也石百三十斤言表箋請稱以一石日夜有程期不

滿不得休息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按明帝一日猝至尚書門陳矯跪請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文書耳矯曰

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帝慙回車隋文帝衛士傳餐隋文帝每臨朝或至日是求暇大食令待衛者傳餐皆無

補於當時取議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上

任賢操執綱領得其大者而已

憂勤所以無為

胡致堂曰

黃裳言固要矣然夙夜憂勤必有其事苟無其事何所憂

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八訓誥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於成憲學於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夫民之疾苦而無怠晝矣夕以脩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滯逸遊故有銘戒箴諫又有賢妃淑女警戒相成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乃所以端拱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程書傳餐之謂也無為者非遺棄萬務之謂也稽無逸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

無逸人君之法具矣策試制舉之士

四月策試制舉之士

於是元稹獨孤郁白居易蕭俛沈傳師出焉

胡致堂曰

制策亦以空言取人要必深詔中外精求多聞有學行者勿令先獻所業召試殿庭而親策以當時之急務其言可

採就加任使則瑰璋之才不困於策揚陶汰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籤之揚之糠粃在前淘之汰之瓦礫在後謂選擇之所棄斥者

綱以元稹獨孤郁蕭俛為拾遺○

元稹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之初

元稹請
復正牙
泰事

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爲忠讜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爲回邪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十步之事皆可欺也得無亂乎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又勸上早擇脩正之士輔導諸子上頗嘉納

綱八月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目**初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疎斥在外及師古疾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我死子必奉師道爲帥二人從其言久之朝命未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奉表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爲留後

胡致堂曰

因幾而制與失幾而治其難易十相倍也憲宗不用黃裳

者詩也智者接於事而必平敏者及於時而不失也

憲宗不
用黃裳

李巽理財
一年所入類吳之冬
高崇文平蜀

崇文義
下為此

以李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莫能繼之巽
堂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九月高崇文克成都府擒劉闢送京師斬之○崇文長驅直指成

都所回奔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崇文使

高霞寓等追及擒之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寶

山積秋毫不犯檻劉闢謂以檻車送劉闢也送京師并獲其黨誅之餘無所問從

容指麾指麾謂以手披斥事務也境皆平○崇文既擒闢闢有二妾皆殊色監

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納婦人以

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黃裳

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

杜黃裳
之功

裳曰卿之功也

胡致堂曰

人臣之義有功不處非苟為避讓理固當然在禹則曰不

在周公則曰予小子且非克有正位在謙則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
德在禮則曰善則歸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是以自古人臣立勲建
事其君勞之必對曰此君之靈也臣何力之有焉能如是在已不失
恭順之道在上不生忌惡之心此處功名之正法也王濬不知此義

杜黃裳

披襟獎

詔

李渤為

左拾遺

上表自明杜黃裳不知此
義披襟獎詔曠闕多矣

綱微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

○

目渤辭

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輒附

奏陳論書法

不書不至何譏渤也以帝為可與言欺不當不至不至矣
是不可言也而朝政得失輒奏論之則雖不至猶至也綱

目書為拾遺

其意微矣

胡致堂曰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嚮嚮然也初無毫髮

中不求聞達及劉玄德枉駕然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
此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

黃裳有經濟大略

舍小取大 問黃裳有經濟大略不修小節 河如

丁亥二年杜黃裳罷為河中節度使○

鑑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脩

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愚按黃裳請討劉闢不置監軍以法制藩鎮勿

謝是其小節之不脩也必如胡氏所謂憲宗方欲削十僭亂無寧舍小以取大厚賜予之而資其長善乎

丁南湖曰

杜黃裳始佐郭子儀能破李懷光之陰謀及為御史不畏

義策削平藩鎮史贊所謂巽然忠烈者也帝以受饋小失出之河中而明年遽卒帝之負其功者多矣

袁了凡曰

按黃裳傳稱裳頗通餽謝無潔白名卒後御史劾其納邵

大節已不脩矣偶見唐人幽閒鼓吹載李師古跋扈憚黃裳為相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轡車一乘候於門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藍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抑其謀終身不敢失節審然則杜公清儉一德內予於深閨外論於強藩蓋庶幾乎誠而動矣又何無潔白之稱哉且當予嘗王叔文用事而處之悠然不群不黨其立節如是真宰相也

綱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鑑吉甫

謂裴君曰吉甫流落江淮